

内容简介

007，即詹姆斯·邦德，是英国著名的悬念小说家伊恩·弗莱明（1908—1964）作品中塑造的一位极有个性的主人公。他英俊潇洒，坚韧不拔，但又极富同情心。在惊心动魄、肠断魂消间谍生涯中，他凭着满腔热忱、一片爱心，智勇双全地粉碎重重阴谋诡计，摧毁了众多的凶恶黑社会团伙，同时也拥抱了甜蜜的爱情。

007 惊险小说全集收集了弗莱明所写的有关 007 的全部故事。这些故事都是以世界各地名山大川、闹市边塞为背景，情节惊险迭宕，既有刀光剑影，又有柔柔纯情，描绘出一副副绚丽多彩的画面，塑造了一个有血有肉的盖世英雄。

007 惊险小说全集

金手指

第一章 逃离虎穴

詹姆斯·邦德坐在迈阿密机场的候机室中，一口气喝了两杯烈性威士忌，思绪却被生与死的问题困扰着。

杀人是他职业的一部分。虽然他并不喜欢做这种事，但当他不得不杀人时，他就干净利索地尽他的本能去干，然后把它忘得一干二净。他是一个有“00”代号的特工人员，对于死亡要象一个外科医生那样冷静。如果不得不去杀人，那就得义无反顾地去杀，绝不后悔。后悔是不符合职业习惯的。

然而，那个墨西哥人的死亡，却有些使人颇费思量。并不是这个人不该死，他是个十恶不赦的人，在墨西哥被称为“歹徒”。这种人甚至为了区区四十比索而去杀人。也许在他杀死邦德后，他会得到较多的报酬。不过，当邦德杀他的时候，他一下子就完蛋了，邦德好像看见他的生命象鸟儿一样从他口里一下子飞走了。

瞬息前他还是一个有姓名，有地址，有服务卡的墨西哥人，一转眼间血肉之躯就变为一具空虚的尸体，这之间的转变何等之快！一旦呼吸停止，他则无异于一个空纸袋，等待着垃圾车将他运走。邦德低下头来，看了看自己的手——刚才杀死那个墨西哥人的武器。他右掌的边缘又红又肿。马上就会形成瘀伤，由红变青。邦德将右手弯曲，并用左手在上面按摩。在他迅速逃离的飞行途中，他时常要按摩右手。疼痛看来要持续一段时间，不过，只要他保持血液循环，右手将好得快一些。谁知道他是不是马上又要使用这武器呢？想到此，邦德的嘴角上现出了一丝冷笑。

“全美航空公司宣布：飞往纽约拉瓜迪亚机场的本公司 NA106 次班机，马上就要起飞，各位旅客请到七号门登机。”

广播器关闭时，大厅中回响着关机的咔嚓声，邦德看了一下手表。离飞机起飞，至少还有十分钟。他向一个女招待做了一下手势，又叫了一杯威士忌。女招待把酒装在一个又大又矮的酒杯里送上来。他不停地搅动酒杯，让冰块迅速融化，然后一口就喝了半杯。他用脚捻灭了烟头，左手托着下颚，坐在那儿，闷闷不乐地凝视着阳光照耀的柏油路面。太阳正在西下，不久就要落入墨西哥湾了。

随着那个墨西哥人的死去，邦德这项倒霉的差事也划上了句号。这是项糟糕透顶的使命，充满了污秽和危险，没有任何使人满意之处。墨西哥的一个大亨栽种了罂粟花，但并不是供人观赏，而是用来提取海洛因。制成的海洛因在墨西哥市的一家小咖啡馆出售，价钱比较便宜，卖得很快，手续也很简单。如果你需要海洛因，只需走进咖啡店，点些饮料和你所需要海洛因数量。你到柜台上付钱时，掌柜的会告诉你要在帐单上加多少个零就成了。这种交易有条不紊，局外人难以查觉出其中奥秘。

在遥远的英国，为了响应联合国禁止走私毒品的号召，当局宣布严禁在英国销售海洛因。这使得伦敦的索绍地区那些想用海洛因解救病人苦痛的医生们极为恐慌。禁令规定必须严厉处罚违反者。不久，经由土耳其和意大利的毒品走私渠道，都几乎枯竭了。

在墨西哥城，有一个名叫布莱克威尔的进出口商人，此人有个心爱的小妹在英国，嗜海洛因成癖。她写信告诉他，如果没有人帮助她搞到海洛因，

她就会死掉。当然他不会怀疑他妹妹的话，便开始调查在墨西哥的毒品走私交易。在朋友和朋友的朋友的介绍下，他找到了这家咖啡店，又从那儿和那个种鸦片的大亨挂上了勾。在他的调查过程中，他开始了解到这种交易的好处，于是他为此动了心。他想如果他通过这一交易发了财，他不仅能帮助那些受苦的人，而且可以寻求生活的秘诀。布莱克威尔的企业是制造肥料。他有一座仓库，一个小工厂，三个试验室和一些研究人员。他轻而易举地说服了那个大亨与他合作，以这种正当的肥料工业为幌子，让他的工作人员暗中从鸦片中提取海洛因。那个墨西哥大亨很快就安排好把这些海洛因偷运到英国去的途径。墨西哥外交部经常有外交邮件寄往驻英国大使馆。每个月他们花上一千英磅买通一个外交邮差携带一口特殊的手提皮箱到伦敦。到伦敦后这个邮差把箱子送到维多利亚火车站行李房寄存，再把行李票邮寄给伦敦中西区的波肯彼公司，转交给一个名叫夏堡的人。箱内的货物经他转手可卖到二万英磅。

不幸，夏堡的良心大大的坏，对那些受苦的瘾君子并不关心。他想到：既然美国的少年每年要吸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海洛因，那为何不从英国男女瘾君子身上大捞一笔呢？他在皮妞利科区有两个房间，他的工作人员把海洛因掺在胃药粉里，然后把它们送到跳舞厅和娱乐场所供英国的少年服用。

当英国伦敦警察厅侦查到这一情况时，夏堡已经发了大财。伦敦警察厅决定：为了查究他的毒品来源，先不惊动他，仍旧让他再赚一点钱。他们密切注意着夏堡的行踪。不久，他们就发现维多利亚车站秘密联络点，然后进一步追查又发现了那个墨西哥外交信使。由于此案牵涉另外一个国家，不得不求助于情报局。于是，邦德就接受命令，去寻找这个墨西哥外交信使，并且彻底摧毁这一贩毒渠道。

邦德乘飞机到达墨西哥城后，很快就找到了那家咖啡店。他装作是一个伦敦来的买主，很快就与那个墨西哥大亨接上了头。那个墨西哥人亲切地接待他，并将他介绍给了布莱克威尔。

与布莱克威尔一接触后邦德便对他很有好感。他发现布莱克威尔对贩毒并不在行。他所谈到的英国禁止海洛因给他妹妹带来的痛苦听来象是真心话。一天晚上，邦德溜进了他的仓库，在里面安放一颗定时炸弹，然后，他走到一家一英里以外的咖啡馆坐下来，一边喝咖啡，一边欣赏着火焰从那座仓库的屋顶上升起来，听着救火车呼啸而过的声音。第二天上午，邦德打电话给布莱克威尔。他先把一条手帕蒙在送话筒上，然后说：

“昨天晚上，你蒙受了巨大损失，为此我感到十分不安。我想，保险公司恐怕不会对你正在研究的那许多‘肥料’进行赔偿吧？”“你是谁？到底是谁？”

“我是从英国来的。你们制造的海洛因，在英国已使很多青年人丧失了生命，而且还在毒害一大批我国的人民。那个外交邮差将不再有机会携带他的邮袋到英国去了；夏堡今天晚上也会锒铛入狱；还有，你最近结识的那个名叫邦德的家伙也逃不出法网，警察现正在追捕他。”电话传来了布莱克威尔颤抖的声音。

“好了，就说这些。我提醒你不要再做那种傻事了，还是专心经销你的肥料吧。”

邦德挂断了电话。

布莱克威尔虽然看不出其中的奥妙，但那个墨西哥大亨显然不会受骗。

小心为妙，邦德换了旅馆。然而，这天深夜还是出了事。他去柯柏卡加纳酒店喝酒。回旅馆时，突然被一个人拦住了去路。这个人穿着一套肮脏的白西服，戴了一顶显然太大的白色司机帽。他颧骨突出，在面颊上留下了两道深蓝色的阴影。他嘴角上挂着一根牙签和一支香烟，眼睛放出亮光。显然他刚刚吸食了麻醉品。“要女人吗？想跳舞吗？”“不要。”

“有色女郎要不要？”

“不要。”

“那要不要光屁股女人照片？”

那个人悄悄把手伸到口袋里。邦德已预感到了危险。就在那家伙猛一下抽出手、把雪亮的长刀指向邦德的咽喉之前，邦德已经有所准备了。

邦德的右臂一横，身体一转，重重地打在那人的手上。这一击使得墨西哥人持刀的手臂软软地搭拉下来。这时邦德乘虚而入，用手腕猛击对方的下颚。也许就是这一击打死了墨西哥人，折断了他的颈骨。不过，当他踉跄地倒向地下时，邦德已经抽回右手，用掌侧对着那家伙咽喉猛砍。也许这些猛砍只能解解气罢了。他在倒地之前，就已经死了。邦德站了一会儿，气喘嘘嘘地望着摔在灰尘中的尸体，向街道上瞥视了一下。街上一个人也没有。过往的汽车倒有几辆，不过，夜幕中一切难以察觉。邦德蹲在尸体旁边。这个墨西哥人早已灵魂出窍，只剩下一堆烂肉了。

邦德把尸体拖到黑暗深处，把他靠在一堵墙上。然后，他整整自己的衣服，正了正领带，径直向旅馆走去。

第二天，邦德一早就起床，刮了胡子，洗好脸，乘车到飞机场，搭第一班飞机，飞离了墨西哥。这班飞机是飞往委内瑞拉的首都加拉加斯去的。邦德到了加拉加斯之后，又转乘另一架飞机到了迈阿密。现在，他正在迈阿密机场的候机室里消磨时光，等着一架全美航空公司的客机在今天晚上把他载往纽约。

广播又响了：“全美航空公司抱歉地宣布，本公司飞往纽约的第618次班机，由于机械上的问题，要延迟行期。新的起飞时间为明天上午八时。请各位旅客向本公司售票柜台登记，我们将为各位安排今晚住宿，谢谢大家！”

唉！又碰到这种倒霉事！是转乘另一班飞机还是在迈阿密过夜？邦德已经忘了他手中的那杯饮料。他回过神来，把它端起来，头向后一仰，将这杯威士忌一饮而尽。酒杯里的冰块碰在牙齿上，叮当作响。今晚他只好在迈阿密度过。去找个妞，喝点酒，喝得酩酊大醉，一醉方休。他已经多年没有喝醉了，今晚可是有狂欢享乐的时间。这个特殊的晚上，是从天上掉下来的，是一个多余的晚上，一个需要好好消磨的晚上。这是一个放松自己的时间。他一直太紧张了，神经一直绷得紧紧的。这些天到底在干些什么？脑袋里成天想着那个墨西哥人，那个被派来行刺他的歹徒。唉！犯得着这样去左思右想吗？在那种情况下不是他杀我，就是我杀他。管他呢，人们到处都在互相残杀，随时随地都是这样。不是吗？车祸使人丧生，传染病使人送命，厨房里的煤气炉忘记关上，在紧闭的房中散出一氧化碳……。不管是挖掘铀矿的矿工还是拥有矿业股份的股东，谁能否认自己与制造原子弹没有关系？在这个世界上，到底有多少人直接或间接地与杀人有牵连呢？也许，只有搞统计学的人才搞得清楚。

夜幕降临。在靛青的天空下面，跑道上闪烁着绿色和黄色的光辉，柏油路面上反射着小小的光环。一架DCT型客机怒吼着冲上了跑道，候机室里的

窗户被震动得发出轻轻的嘎嘎声，人们纷纷站起来观看。邦德仔细地观察他们的表情。这些人现在在想什么？他们希望这架飞机坠毁，以便大饱眼福，或留下一些闲谈的话题来充实他们空虚的生活？还是希望这架飞机平安无事呢？他们希望这机上的六十个旅客面临什么样的命运，生存？还是死亡？

邦德的嘴唇紧闭着。算了吧！不要再这么胡思乱想了！这一切全都是这次倒霉的任务引起的。死亡已看够了，今晚他渴望享受一种安逸、温柔、高雅的生活。

邦德感觉到身旁有脚步声向他走过来。他抬起头来，看见一个衣着整洁、显得很富有的中年男子。那人正带着一种不安和祈求的表情看着邦德。

“对不起，不过，我想，阁下是邦德先生……詹姆斯·邦德先生吧？”

第二章 大饱口福

邦德不喜欢别人提到自己的姓名，于是冷淡地回答：“不错，是的”。

“没想到在这儿遇见你。”这个人向他伸出手来。邦德慢慢地站起来，握了一下，随即放开了。这只手摸起来又软又松，好象一只充气的橡皮手套。“我叫杜邦，全名是朱尼厄斯·杜邦。我猜你肯定记不起我了。不过，我们从前曾经见过面。我能坐下来谈吗？”

这副面孔，这个姓名？不错，有一些熟悉的东西，似曾相识。也许是很久以前，但肯定不是在美国。邦德一面粗略地打量这个人，一面在脑海里搜索着。

杜邦先生大约五十岁，面色红润，脸上刮得很干净，一身美国大富翁的打扮。他穿了一套单排扣、深褐色的热带服装，一件低领的丝质白衬衣。衣领的两端，在领带的结扣下面，别着一枚金质的安全别针。领带是窄小型的，上面有深红和蓝色的条纹。衬衣的袖口大约有半英寸露在西装的袖口外面，上面带着圆形的宝石链扣。他脚上穿着深灰色的丝袜，鞋子不算新，赤褐色的，雪亮的，大概也是名牌产品。他手上拿着一顶浅边的汉堡帽，上面有一根紫红色的带子。

杜邦先生在邦德的对面坐下，掏出了香烟和打火机。邦德注意到他脸上渗出微微的汗珠。他断定，杜邦先生是一个非常有钱的美国人，但显得有点忸怩不安。他记得从前曾经见过他。可是，想不起见面的时间和地点。

“抽烟吗？”

“谢谢。”邦德假装没有注意对方递过来的香烟，他讨厌别人给他递烟。他掏出了他自己的香烟，把它点燃。

“一九五一年在法国，在矿泉王城俱乐部，”杜邦先生急切地瞧着邦德，“我夫人伊西和我都在一张赌桌上挨着你坐着。那天晚上，你和一个法国人在赌钱。”

邦德迅速地回忆着。是的，不错。在那张赌桌上，杜邦夫妇是四号和五号位，邦德是六号位。他们夫妇俩似乎很友善。他当时很高兴有这样的牌友在他身旁。现在，邦德又再度看见那一情景——在那照得雪亮的粗呢台布上，一双双红润的手，匆匆地伸出去抓牌。他似乎还闻到了香烟味和他自己的汗臭气味。那么令人惬意的晚上！邦德望着坐在对面的杜邦先生，为自己的健忘而好笑。“是的，我记得起来了。很抱歉，我的记性不好。不过，那天晚上，除了我的牌之外，我没有留意过多的事情。”

杜邦先生也报以微笑，显得愉快而欣慰。“啊，邦德先生，这点我可以理解。我非常抱歉，我这样唐突地与你相认。哦……”他拈响着指头召唤一个女招待，“不过，我想我们应喝上一杯以庆祝我们重逢。你想喝什么？”

“谢谢，来杯威士忌吧。”

“来两杯海格威士忌。”女招待走开了。

杜邦先生侧身向前，微笑着，从他身上传来一阵香皂或洗脸剂的香气。“我一看见你坐在这儿，就知道是你。我心中暗想，我平常不大会认错人，可是，这一次一定要去确定一下。哦，我本准备今晚搭乘全美公司班机的，但当他们宣布延期的时候，我注意到你的表情。邦德先生，恕我直言，从你脸部表情来看，非常明显，你也是准备搭乘这班飞机的。”邦德点点头。他又匆匆继续说下去。“于是，我连忙跑到售票的柜台，去看一看旅客的名单。

一点不错，那上面写着詹姆斯·邦德。”杜邦先生调整了一下身子，为自己善于察言观色而得意。饮料送来了，他把杯子高高举起。“先生，为你的健康干杯。真幸运，我们又见面了。”

邦德不置可否地微笑着，喝了一口酒。

杜邦先生再度侧身向前。他向四周望了一下，在附近的桌子上，没有一个人。虽然如此，他仍压低了声音，“我猜你心中肯定会在想：哦，又见到杜邦先生，固然难得，可是，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晚上，杜邦先生见了我为何这样特别高兴？”

这时杜邦先生扬了一下眉毛，好象他自己就是邦德一样。邦德的脸上现出一种客气而又好奇的神色。杜邦先生把身体再向前倾一点，“邦德先生，现在，我希望你原谅我。象我这样的人，本不应该打听别人的秘密。不过，在矿泉王城俱乐部那次赌博之后，我曾经听说，你不但是个精于玩牌的人，而且，还是……哦……我怎样说呢？……还是一位……哦……侦探，你明白，就是那种做情报工作的人。”杜邦先生对自己的轻率感到满脸通红。他缩回身去，取出手帕，擦了一下他的前额。他焦急地望着邦德。这时，虽然他仍旧有点局促不安，可是，他的目光已经变得严厉而且聚精会神了。

邦德耸耸肩膀。他用浅蓝色的眼睛凝视着杜邦先生的眼睛，一副坦诚、自嘲和自制的样子，“我曾经干过侦探，那还是战争时期的事情，那时人们总认为那是一桩有危险的趣事。不过，现在和平时期，再干这种事情就没有什么出息了。”

“不错，不错。”杜邦先生说着，丢去手中的香烟头。然后，他提出了第二个问题，说话时，眼睛尽量避开邦德的凝视，等待着邦德再编出话来搪塞他。邦德心想，这可是一只衣冠楚楚的狼，一个狡猾的人。“现在，你已经安定了吧？”杜邦先生象父亲一样微笑着问，“请原谅我再问个问题：现在你选择了什么职业？”

“进出口贸易，为宇宙公司干活。或许你和他们有过贸易接触。”

杜邦先生继续玩着这项把戏。“啊，宇宙公司，让我想想看。啊，是的，我的确曾经听说过这家公司。我和他们暂时还没有业务上的往来。不过，我猜想今后会有接触的。”他吃吃地笑着，“我在世界各地都有大量的业务关系。老实地说，我唯一不感兴趣的是化学药品。邦德先生，可能这就是我的不幸。我和杜邦化学药品制造公司毫无关系。”

邦德看出，这个人对于他的姓名恰巧与杜邦商标相同而十分自豪。他看了一下手表，以催促杜邦先生快点摊牌。他同时提醒自己，要小心为妙，这家伙不是省油的灯。杜邦先生长着一副红润的孩儿脸，一张有点女性化的嘴。他的样子，和那些带着照相机站在白金汉宫外面的中年美国人一样总是显得和蔼可亲。不过，正是在这种善良的背后，邦德意识到一种不屈不挠的精明性格。

杜邦先生敏感的眼睛立即发现邦德看表的动作。他也看了一下他自己的手表，“啊呀，糟糕！七点钟了！我还在瞎扯。现在该言归正传了。邦德先生，请听我说。我有个难题。我想请你帮帮我的忙。如果你可以为我抽出一段时间，假如今天晚上你能在迈阿密过夜，并且，能应邀当我的客人，我将感到不胜荣幸了。”杜邦先生说着把手举起来，不等邦德开口说话，自己又继续说下去。“有一点请放心，我想我一定会让你舒舒服服的度过今晚。恰巧我是佛罗里达一家饭店的股东。也许你听说过？那是在去年圣诞节时开张

的，我可以高兴地告诉你，业务非常兴隆。我们把它起名为蓝色喷泉饭店。”杜邦先生纵声大笑起来，“邦德先生，你觉得如何？你可以住在最好的套房中。这就是说，旅馆的房间随你挑选。即使你所选中的房间已经有大款住在里面，我们也要请他让给你。如你肯赏脸，我真是荣幸极了。”杜邦先生恳切地望着他。

邦德已决定接受这一邀请。先别管其它事，暂且不管杜邦先生的难题是什么——敲诈、勒索、匪盗还是女人——这些都是些富翁的烦恼。今晚在这儿能安安宁宁过一夜，正是他求之不得的。尽管如此，邦德还是客气地说了一些婉言推辞的话。

杜邦先生插嘴说：“邦德先生，请别客气，请相信我，我是真心地邀请你。”

说着他拈响着指头招呼女招待来。她来之后，他故意把脸避开邦德，象很多非常富有的人一样。避开别人的视线而付帐。他也许认为在别人面前显示他的金钱，让他人看见他付多少小费，等于是种不礼貌的暴露。他把一卷钞票塞回到裤子口袋里（富翁不放钱到臀部的口袋里），然后伸手挽着邦德。当他感到邦德反感这动作时，他松开了手。他们一起走下楼梯，向中央大厅走去。

“好吧，我们先处理一下你的机票问题。”杜邦先生走向全美航空公司的售票台，自豪地与服务员搭话，以显示他在美国——自己国家的力量和影响。

“杜邦先生，是的，只要是您的事，不用多说，我会尽力照办的。”服务员连忙回答。

在门外，一辆雪亮的克莱斯勒帝国牌轿车缓缓地驶到了门口。车一停稳，穿着淡褐色制服、身体强壮的司机，匆匆地为他们打开车门。邦德走上车，坐在那柔软的座位上。车里非常凉快，简直近乎寒冷。全美航空公司的工作人员急匆匆提着邦德的手提皮箱跑出来，把它交给司机，然后对他们微微鞠了一躬，转身回候机楼。杜邦先生对司机说：“去海滨比尔餐厅”。这辆大型轿车驶出机场，穿过拥挤的停车场，上了公路。杜邦先生靠在座位上，“邦德先生，希望你喜欢石蟹，你尝过这种东西吗？”

邦德回答说尝过的，并且非常喜欢吃这种东西。杜邦先生谈到“海滨比尔餐厅”，谈论着石蟹和阿拉斯加蟹肉的相互优点。这时，他们所乘的汽车刚驶过迈阿密的商业区，在比斯坎林荫大道上急驶，然后沿着麦克阿瑟堤上的公路横穿比斯坎湾。路上，邦德尽量找出一些应酬话，而内心随着汽车的疾驶而感到心旷神怡。一路上他也和杜邦先生聊天闲谈。

他们的车子停在一座白色建筑物前面。这座建筑物是“摄政式样”的，灰泥毛墙上闪烁着淡红色霓虹灯：“海滨比尔餐厅”。邦德下车时，听见杜邦先生在吩咐司机：在阿罗尔饭店…如果有什么事的话，就叫费利尔先生到那儿来找我。听清楚了吗？”

他们拾级而上，走进餐厅。大厅中，墙壁雪白，窗户挂着淡红色花饰的窗帘，桌子上放着淡红色光的台灯。大厅中挤满了皮肤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客人，个个身着华丽的热带打扮——鲜艳夺目的衬衫，叮当作响的首饰，珠宝镶框的太阳眼镜，美丽悦目的本地草帽。这儿散发着一股难以形容的气味。人们在太阳下晒了一天，身上难免发出这种气味。店主比尔连忙向他们走过来。他身着打扮象个意大利人，“啊，杜邦先生，欢迎光临。今晚顾客相当

拥挤。我马上替你安排个座位，请这边走。”

他把一份皮面菜单举在头上，在拥挤的顾客之间开出一条路，一直走到一张最好的餐桌边。这张桌子安放在房角边，可坐六个人。他拖出两张椅子，拈响着指头找侍者领班，把两份菜单摆在他们面前。然后和杜邦先生互道了问候的话后，就离开了他们。

杜邦先生把放在他面前的菜单合上。他对邦德说：“哦，让我来点菜，但是如果点得不合你的口味，把它退回去好了。”然后，向侍者领班吩咐，“石蟹，要新鲜的，不要冰冻过的，溶解的白脱，厚片吐司，听清楚了吗？”

“杜邦先生，好的，”侍者领班走后，司酒侍者搓着手，“两瓶粉红香槟，要波默林一九五〇年产的。再要两只大银杯，听清楚了吗？”

“杜邦先生，好的，但是否先来一瓶鸡尾酒？”杜邦先生转身朝向邦德。他微笑着，皱了下眉毛。

邦德说：“请来杯伏特加马丁尼，请加一片柠檬皮。”

杜邦先生说：“这种鸡尾酒，来两份。”司酒侍者转身匆匆地走了。杜邦先生靠椅背坐着，把香烟和打火机掏出来。他环视了一下餐厅，微笑着举手和一两人打招呼，然后看了下邻近的餐桌上的客人。他把座椅向邦德身边挪了一下，“恐怕这儿太嘈杂了。”他抱歉地说，“想吃石蟹只有到这儿来。味道美极了。您恐怕不会对它过敏吧？我有一次带一个小姐到这儿来，请她吃石蟹，结果她的嘴唇肿得像个脚踏车的车胎。”邦德觉得杜邦先生的变化十分有趣。当他一旦认为邦德已经上钩、会服从他的摆布时，这种有趣的谈话和权威的态度一下子就显露出来了。刚才，当他机场恳求邦德的时候，他是忸怩羞怯的，可现在，他已判若两人。杜邦先生到底会对邦德提出什么样的要求？管他呢，反正他迟早要提出来的。想到这里邦德说：“我吃蟹从未患过过敏症的。”“那就好，那就好！”

停顿了一下，杜邦先生劈劈啪啪地打了几下打火机。他也许觉得这种刺激的嘈杂声过于难听，只好将打火机放下。他定了定神，似乎已下定决心，把手放在他面前。说：“邦德先生，你打过卡纳斯塔牌吗？”“打过的，这是一种很有趣的游戏，我喜欢玩。”

“两个人打的卡纳斯塔呢？”

“我也打过的，不过那并不怎么有趣。如果你不想欺骗自己，而且你的对家也是这样，那结果总是打成平手。这是种平均牌。打来打去，谁也赢不了多少。”

杜邦先生同意地点点头，“正是如此。我也是这么认为的。就是打一千场，两个势均力敌的对手也很难决出胜负。这种牌当然没有津牌或俄克拉何马牌那么好玩。但是，在某方面，我喜欢它。它可以帮你消磨时间。手中抓着一大堆牌。可打来打去，总是不分胜负。你说对不对？”邦德同意地点点头。两杯鸡尾酒来了。杜邦先生对着司酒侍者说：“请在十分钟之后，再送两杯来。”

他们喝着酒，杜邦先生转身面对着邦德，脸上显现出伤神的样子。他说：“邦德先生，如果我告诉你，在一星期之内，由于玩双人的卡纳斯塔牌，我把两万五千元美金输掉了，你会觉得怎样？”

邦德正要开口回答，杜邦先生举起手来打断他。“并且我告诉你，我也是个打牌能手，摄政俱乐部的会员，象查理、戈伦、约翰尼·克劳福这样的桥牌名手，我都交锋过多次。我不是自吹自擂，我明白我在牌桌上的本领。”

杜邦先生说着看看邦德，以探究邦德对他的话有何反应。

“如果这一星期你输给的是同一个人，那你就被骗了。”

“一点不错。”杜邦先生拍了拍台布，靠在椅子背上，“完全是这样。我心里也是这么想的。我告诉我自己，这个杂种在欺骗我。天啊，我要是发现他玩了什么手脚，一定要把他赶出迈阿密。于是，我把赌注加了一倍，然后又加了一倍。可是他似乎感到很高兴。我注意他所出的每一张牌，每一个动作。可什么也没有发现！没有一点做手脚的迹象，牌上也没有记号。我什么时候想要新牌，就马上可以换一副。他没有偷看过我的牌，而且也根本看不到，因为我总是静静地坐在他对面，也没有其他人为他参谋，可他总是得胜，赢了一盘又一盘。今天上午，他打败了我；今天下午，我又输了。最后，我几乎输得要发疯了，但是我没有显露出来。虽然我知道他不是个好家伙，可还是客气地付了钱。我不想再输了，于是，我没对他打招呼就提着行李来到机场，购买了下一班去纽约班机的机票。”杜邦先生说着举起手来，“只好走为上策。虽然二万五千元我并不在乎，就是五万、十万我也输得起，但是我再也不能忍受这种不明不白的把戏。玩了这么久，我无法抓住他把戏的把柄，我再也受不了了。所以，只好溜之大吉，你觉得如何？我，朱尼厄斯·杜邦，由于再也不愿败北，只好认输了！”

邦德同情地哼了一声。第二道鸡尾酒来了。邦德对这件事已经相当感兴趣了。只要和打牌有关的任何事情，他总是感兴趣的。他脑海中浮现出了这样情景：两个人打了一局又一局，一个静静地洗牌和发牌，不断地加分，而另外一个则总是抑制着自己，无奈地一次又一次摊牌。杜邦先生显然是受骗了。“我说，”邦德插嘴道：“二万五千元美金可不是个小数目。你们是怎样下赌注的？”杜邦先生显得有些不安的样子。“每一分押两角五分。然后，加倍为五角，然后，倍增为一元。是的，赌注是下得过高了。由于一局牌平均得分在二百分左右，我想这种赌注是非常高的。即使是一分为两角五分，那一局牌的输赢也有五千元。如果一分为一元时，那输得更为惨重。”

“有时候，你也赢过吧？”

“啊，当然。不过每当我获得他妈的一手好牌，可以痛快地厮杀一番时，他就把他手中的大牌呼拉全抛出。自然，我是赢了一些小分。不过，那只是在我的确掌握了所有好牌时。你知道卡纳斯塔的打法，你必须打出适当的牌，安置陷阱来引诱对方把牌给你。喂，妈的，他好象是个未卜先知的巫师！不论我何时设陷阱，他总是避开。而当他布陷阱时，差不多每一次我都栽进去。每次他出牌时，总是甩出一些最不重要的牌——要么上单张、要么是么点，他好象非常清楚我手里的每一张牌。”“当时房间里有什么镜子挂着吗？”

“啊，没有！我们总是在户外打牌。他说他希望晒太阳。的确也是那样。他总是晒得红红的，像只龙虾。我们只在上午和下午打牌。他说，如果晚上打了牌，那他就会睡不着。”

“那么，这个人是谁？他姓什么？”

“金手指！”

“什么名字？”

“奥利克。就是金色的意思。他长得也名符其实，一头火红的头发。”

“哪一国人？”

“说来你也许不会相信。他说他是拿骚人。从他的名字看来，你会认为他是个犹太人，不过，他的相貌并不象。佛罗里达这个地方有些封闭。如果

他真是犹太人，恐怕不会来这儿。他持有拿骚的护照。四十二岁，未婚，是个职业经纪人。这些都是从他护照上看来的。有一次我和他打牌休息时，我到他房间里去过一次。”

“哪一种经纪人？”

杜邦冷笑一声，“我问过他。他说：‘有什么生意就做什么。’他是一个难以捉摸的人。每次你向他问一个直接的问题，他总是撇开正题，非常愉快地讲些毫不相干的话题。”

“他有钱吗？”

“哈！”杜邦先生几乎喊出声来，“那是最无法搞清楚的事。他很富有，很有钱。我委托我的银行在拿骚做资信调查，发现他有许多钱。在拿骚，百万富翁满地都是。不过，他在那些富翁里面，还算得上是数一数二的人。他的钱似乎都买了金条，并转移到世界各地，专靠黄金比价从中赢利。他处理得干净利索，如同一家讨厌的联合银行。他不相信货币，这不能说是他的过错。至于他如何成为世界上的最富者之一，这里面肯定有名堂。不过，象他这么有钱的人，为什么要从我身上骗取二万五千元？这究竟是为了什么？”

餐桌周围，侍者们来回走动上菜。趁此机会邦德仔细考虑着杜邦先生所说的情况。一个盛着螃蟹的大银盘，摆在桌子的中间。这些螃蟹十分巨大，它们的壳和钳，都已经剥开了。一个银质的船形容器中，盛满了溶解的奶油，一些长条形吐司分置于大盘子两旁。装有香槟酒的大酒杯中，冒起了一串串淡红的泡沫。最后，侍者领班来到他们的座椅后面，逐一地把雪白的丝质餐巾，系在他们的脖子上。这种餐巾很长，一直盖住他们的膝盖。

邦德想起了查尔斯·劳顿与亨利八世玩牌的故事。不过，此时此刻，不管是杜邦先生或是在邻桌吃饭的客人，都只对眼前的美味佳肴感兴趣。杜邦先生说了一声“请”，就挑了几块硕大的螃蟹放在自己的盘子里，并在溶解的奶油中蘸了蘸，大嚼起来。邦德学着他的样子，也狼吞虎咽地吃起来。这是他有生以来所吃过的最美的海鲜。

石蟹的肉美极了，是他尝过的海味中最嫩、最可口的。就着干脆的吐司和有点焦味的奶油一道吃，更是鲜美得难以形容。香槟酒散发出一股微弱的草莓气味，喝起来凉丝丝的。吃一口蟹肉后，再喝一口香槟酒，既清洗了牙床又增添了味道。他们不停地大嚼，全神贯注地吃，直到一扫而光，他们几乎没有说一句话。

杜邦先生轻轻地打了一个嗝，拿起餐巾，将下巴上的奶油揩去，靠着椅背坐着。他的脸通红，骄傲地望着邦德，恭维地说：“邦德先生，我不知道在世上其他地方，人们是否能吃上如今天晚上一样好的晚餐。你说呢？”

邦德在想着，我向往安逸的生活，富有的生活，可我真喜欢这样吗？我真的会喜欢象猪一样地大吃，并且进行这样无聊的谈话吗？杜邦先生的这种夸耀之辞，使他产生了厌恶之感，但他又觉得这种厌恶感很虚伪。想吃的东西已经吃到了，可是内心又不愿接受它。他不是早就希望能有这样的机会吗？现在这种希望不但已经实现，而且已经塞下了喉咙。这还有什么不满足的？想到这里，邦德说：“关于这一点，我不清楚，不过，这顿晚餐自然是好极了。”

杜邦先生感到很满意，他又叫了咖啡。他请邦德抽雪茄或喝酒，邦德都推辞了。邦德自己点燃一支香烟，耐心地等待着杜邦先生将要提出的要求。他知道他肯定会提出来的。如果他没有事求他，绝对不会请他到这来吃饭，

这是显然的。看他该说些什么！

杜邦先生清清嗓子，“嗯，邦德先生，我有一个想法。”他凝视着邦德，看看他有什么反应。

“什么想法呢？”

“今天我能在机场遇见你，的确是天意。”杜邦先生的声音是严肃而真挚的。“我永远不会忘记我们第一次在矿泉王城俱乐部见面的情形。我经常想着那次相遇的每一个细节——你的冷静，你的大胆，你处理牌的技巧。”邦德低头望着台布，他耐心地听着杜邦先生那噜噜嗦嗦的谈话。最后杜邦先生匆促地说：“邦德先生，我付你一万元美金，请你留在这里做客，以帮我查明金手指那个家伙在打牌时到底怎样欺骗了我。这事办妥之后，你再离去。”

邦德抬起头瞧着杜邦先生的眼睛。他说：“杜邦先生，我有事不得不赶回伦敦。我必须在四十八小时之内在纽约搭上回国的飞机。不过，如果你在明天上午和下午设好牌局，我相信有充分的时间来找到答案。我必须说，不论我能不能帮成你，明天晚上我一定要离开这儿，行吗？”“行！”杜邦先生说。

第三章 空旷恐惧症

风吹窗帘的沙沙声把邦德搞醒了。他推开身上的薄被单，踩着厚厚的地毯，来到美丽的长窗边上。这个窗子几乎占据了整个一堵墙。他把窗帘拉开，走出窗口，踏上充满阳光的阳台。

黑白相间的棋盘砖已经晒得温温和和的。虽然还没有到八点钟，可是脚踩到砖上已经感到热了。一阵凉丝丝的微风从海上吹过来。海湾码头上私人游艇上空飘扬的各国国旗都飞舞起来了。微风是潮湿的，有强烈的海洋气息。邦德猜想：就是这种微风，使得游客高兴，而令当地居民厌恶，因为它会使家中的金属用具生锈，使书页变色，使糊墙纸和图片腐烂，使衣服生霉。

在十二层楼下面的花园中，点缀着棵棵棕榈树和丛丛绿盈盈的巴豆。在紫茉莉树中间，隐约可见一条砂砾步道。园内花木扶疏。园丁们正在工作，一些黑人帮工正有气无力地打扫路径和清扫落叶。两台剪草机在草坪上转来转去，在它们后面，洒水器正喷出均匀的水雾。餐厅下面是俱乐部悦目的高大建筑，弯弯曲曲一直伸展到沙滩。在一个平台下面，有一座两层的更衣室。平台下散放着一些椅子和桌子，在它们旁边还插着一把红白条纹的遮阳伞。建筑物旁边，有一个碧绿的符合世界运动会标准长度的长方形游泳池，四周有一排一排的带垫席躺椅，顾客们只需花上五十元美金，就可以到这里来晒太阳。穿着白茄克的侍者，正穿梭在椅子中间，把椅子排直，并摆正垫席和扫掉香烟蒂。在金黄色的沙滩上和大海中游客更多。他们有的在那里游泳，有的躺在阳伞下的沙滩上。

邦德在房间衣橱中发现了一张帐单，上面写明这套房子的房钱为二百美金一天。邦德粗略地估计了一下，如果用他一年的全部薪水来付房钱，他只能在这里住上三个星期。邦德开心笑起来。他走向卧室，拿起电话，为他自己要了一客美味、昂贵的早餐，一条香烟和一份晨报。等他刮完胡子，洗好脸，用冰冷的水冲了一次淋浴，穿好衣服后，已经是早晨八点钟了。他走进起居间，看见一个身着华美的金色制服的侍者正在把他的早餐放在窗前的桌上。邦德浏览了一下《迈阿密先驱报》，头版上刊载着两条新闻，一：前一天美国一颗洲际弹道飞弹在卡纳维拉尔角发射失败的消息，二：海厄利亚的赛马场上发生骚乱。邦德把报纸丢在地下，坐到椅子上慢慢地吃早饭，心中思索着杜邦先生和金手指的事。

他想来想去还是没有头绪。在他看来，杜邦先生聪明、机警，并不是一个十分糟糕的牌手。如果真是如此，那么金手指就一定是个骗子。假如金手指在打牌时的确玩弄骗术，而他又不是个缺钱的人，那么只能说欺骗是他人生的策略。他定是以更大的规模、更高明的骗术才使自己发了大财。

邦德对大骗子总是感兴趣的。他希望早点看见金手指，也计划着如何揭穿金手指那种不动声色而又非常神秘的诈骗杜邦先生的鬼把戏。这一天，将是一个最有挑战意义的日子。邦德懒洋洋地等待着它的开始。

他和杜邦先生约好上午十点钟在花园里碰头。他们事先说好，邦德将扮作股票经纪人，刚从纽约乘飞机到这儿，试图把一个英国人在加拿大所拥有的天然气公司的大宗股票出售给杜邦先生。这件事情得说成是非常机密的，这样金手指将不会刨根问底向邦德询问详细的情形。但是象股票、天然气、加拿大这些词汇，邦德必须记住。会面后，他们将一同前往俱乐部的屋顶上。他们两人将在那儿摆开牌局。他们打牌时，邦德则坐在一旁观战或看看报纸。

吃午饭之后，邦德和杜邦先生将要讨论他们的“生意”，下午再照常打牌。商量计划时，杜邦先生曾经问到，是不是还有别的什么事情要他安排。邦德希望知道金手指先生所住套房的房间号并索取一柄可以打开他房门的钥匙。他解释说，如果金手指果真是专门打牌行骗之人，或者甚至是一个职业骗子，他通常会带着行骗的工具，如有记号或括削过的牌等等。

杜邦先生答应在花园中会面时，把钥匙交给邦德，因为这种东西他从经理那里拿到是没有什么困难的。

早餐后，邦德轻松地站在窗前眺望大海。他并没有把眼前这件事情看成是一件紧张的工作。他想干也只是因为他有兴趣，觉得好玩。他正需要这种轻松愉快的工作来调整在墨西哥之后的心情。

九点半钟，邦德走出房间，沿着走廊漫步，以探查旅馆的布局，结果还是迷了路，找不到电梯。恰好遇见了一个女仆，向她询问到道路，由电梯下了楼。饭店外面人流不多，他穿过一道走廊、一家咖啡店、一家酒吧、一家儿童俱乐部和一家夜总会。

然后，照预定计划进入花园。杜邦先生穿着一套高级的“沙滩服装”，已经在这儿等候并把金手指套房的钥匙交给了他。他们一同闲逛到海滨俱乐部，走上两段短短的楼梯，来到了俱乐部的屋顶上。邦德一见到金手指先生，大吃了一惊。屋顶一边的角落里，恰好在旅馆楼檐下面，一个人仰面朝天地躺在一张蒸汽椅上，两只脚高高翘着。他全身好像没穿衣服，只是腰间系着一条泳裤。他戴着太阳镜，下颚下面，有一副洋铁皮做的似机翼的东西围在他的脖子周围，伸展到肩膀以外，两头再向上翘起。

邦德说：“他脖子围的是什​​么玩意儿？”

“你没有看见过这种东西吗？”杜邦先生惊异地说，“这是一种日光浴辅助装置。洋铁皮经过抛光，能把阳光反射到下颚下面和耳朵背后，而那些地方通常是晒不到太阳的。”

“噢，原来是这么回事，这倒是第一次见识。”邦德说。他们走到离那人不太远的地方，杜邦先生愉快地大喊：“嗨！先生！”邦德吃了一惊，杜邦先生声音似乎太高太尖了。

金手指先生躺在那里一动也不动。

杜邦先生恢复了正常的声音说：“他的耳朵很聋。”他们又向前走了几步，来到那个人身边。杜邦先生再度提高了嗓子向他打招呼。金手指先生连忙坐起来，取下墨镜。“你好，先生。”说着，他把洋铁皮玩意儿从脖子上取下，小心地把它放在旁边的地上，吃力地站起来，并以怀疑的神情看着邦德。

“我来介绍一下，这位是邦德先生，詹姆斯·邦德，是从纽约来的一个朋友，你们英国人。他到迈阿密来和我谈一笔生意。”金手指先生伸出手，“很高兴见到你，邦特先生。”

邦德和他握了握手。这只手又硬又干燥，只稍微轻轻地握一下就缩了回去。金手指先生浅蓝色的眼睛大睁着，呆呆地看着邦德。他的目光深邃，好象透过面孔，搜索着邦德在想什么。接着，他眼皮垂下，象照相机的快门一样，拍了一张照片，把它归入他的“档案系统”中。“这么看来，今天咱们不能打牌了。”他声音平淡，面上毫无表情，听起来好象是在陈述自己意见，而不是在询问。

“不打牌，你这是什么意思？”杜邦先生高声地大叫起来。“你以为你

赢了我的钱就算了吗？不把钱赢回来，我就没脸面离开这个讨厌的旅馆。”杜邦先生说着吃吃地笑着，“我已经让山姆布置牌桌了，我这位朋友说，他对于这种牌不大懂，他愿意在旁边学学。詹姆斯，对吗？”他转身向着邦德，“你就在这儿看看报纸，晒晒太阳好吗？”

“我就在这儿休息一下，”邦德说，“这段时间我在外面旅行得太多了。”

金手指先生的目光再度审视着邦德，又一次垂下眼皮，“我得去把衣服穿好。今天下午，我本来和艾蒙先生约定，到波卡拉顿去。艾蒙先生要教我打高尔夫球。不过，打牌在我的嗜好之首。打高尔夫球以后有的是时间。”他说着又看了看邦德，“邦德先生，你会打高尔夫球吗？”邦德提高嗓子说：“我们在英国时，偶尔也打一场。”“你在什么地方打球？”

“猎人谷。”

“啊，那是个不错的地方。最近我参加了皇家圣马麦克斯俱乐部。它就在圣维契，离我的一家公司很近。你知道那个地方吗。”“我在那儿打过球。”

“你打几穴？”“九穴。”

“这真是巧合。我也是打九穴，改天我们去打一场。”金手指先生弯下腰拾起他的洋铁皮机翼。他对杜邦先生说：“五分钟之内，我会回来和你打牌。”说完他朝着楼梯慢慢地走去。

邦德觉得颇为有趣。虽然只和这位先生见了一面，他已经对他有所了解。这个大亨当然不会把邦德放在眼里，不过，既然他插入了他的生活，他自然要对邦德进行各种推测。

杜邦先生对一个身穿白上装的侍者吩咐了几句。另外两个侍者抬来了一张牌桌。邦德走到围绕着屋顶的栏杆边上，俯视着下面的花园，心中却一直在思索着金手指先生。

一见面这个人就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少有的处世淡泊之人。他不慌不忙，言词简短，表情冷淡。好像不愿浪费任何精力。然而，就在这个不爱动的人身上，隐藏着一种不可思议的东西。

当金手指站起来时，邦德特别注意到，他的身体每一部分都不成比例。他身材矮小，还没有五英尺高，身躯宽厚，两脚又粗又短，没有一点腰身。从肩部到腿部，几乎是垂直的，很象一个汽油桶。而在这般身体上，安置了一个硕大无比的圆滚滚的大脑袋。他的躯体的各个部分就好象是从不同的人身上取下来拼凑在一起的一样，不成比例，极不协调。邦德心想，也许正是为了隐藏这种丑陋的体态，金手指才这么崇拜日光浴，用晒黑的皮肤将其掩盖。没有这层红褐色的伪装，他苍白的身体更是难看。他水手式红头发下面的脸和他的身体一样令人吃惊。虽然他的脸并不那么丑陋，圆得有如月亮，可就是没有光泽。前额又高又大，稀疏的淡茶色眉毛，笔直地横在蓝色的大眼睛上方。他的睫毛呈灰色，鼻子肥大呈钩状，颧骨突出，两颊肌肉发达。他的嘴唇又薄又直。下巴厚实，泛出红红的光彩。

邦德心里想，这是张思想家或者科学家的相貌。在这张脸上，可以看出残忍，放荡，冷静，顽强的特性，是一种奇异的结合。邦德还能猜想出别的什么？他向来不喜欢矮子。这种人从儿童时期到长大成人，一直怀着一种自卑感。他们一生都在努力奋斗，争取出人头地，超过曾经在孩提时期嘲笑过他们的那些人。拿破仑是矮子，希特勒亦然。就是这些矮子，给世界带来了动乱和灾难。而红头发、古怪相貌和畸形矮子的结合很可能拼凑成一种可怕的、与众不同的人。在这古怪的身体中压抑着巨大的能量，就好像是台发电